

目 录

前言

总论 (1)

-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
-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 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 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 五、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
- 六、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 (48)

- 一、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 二、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 三、资本主义文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 四、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境界
- 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努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 六、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
- 七、加强理想和纪律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 八、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

人和社会 (123)

- 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二、人的本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

- 三、在阶级社会中，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
- 四、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畸形的、片面的人
- 五、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将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
- 六、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抽象的人的观点的批判

经 济 (190)

-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二、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 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 四、商品经济及其基本规律
- 五、资本和剩余价值规律
- 六、积累和再生产
- 七、收入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八、对外经济关系
- 九、经济管理

哲学 (293)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回答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了主体认识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
-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
- 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由和平等 (420)

- 一、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界说
- 二、资产阶级自由观批判
- 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 四、平等的含义及其实质
- 五、对资产阶级平等的批判
- 六、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平等是事实上的平等

民主和法制 (488)

- 一、民主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
- 二、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及其历史局限性
-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 四、社会主义民主的地位和作用
- 五、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 六、法的起源、本质及历史类型
- 七、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
- 八、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和执行
- 九、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和部门法

民族和人口 (568)

- 一、民族是历史的范畴
-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
- 三、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道路
- 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原则
- 五、两种民族观
- 六、马克思主义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 七、社会发展与人口问题
- 八、人口和民族

知识和真理 (643)

- 一、知识就是力量
- 二、知识与社会主义
- 三、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 四、工人阶级执政党培养人才的任务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五、真理的客观性
- 六、真理发展的规律
- 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教育 (710)

- 一、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
- 二、教育的阶级性
- 三、人的全面发展教育

- 四、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实际相结合
- 五、教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
- 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 七、教育与教育改革

道德与修养 (788)

- 一、道德的基本问题
- 二、对旧道德的批判
- 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 四、道德范畴和道德规范
- 五、道德品质及修养
- 六、道德理想与人生观

历史 (849)

- 一、历史的科学概念
- 二、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
- 三、历史发展的动力
- 四、历史发展的规律
- 五、历史人物的评价
- 六、历史研究的方法

婚姻与家庭 (923)

- 一、婚姻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经济根源
- 二、婚姻基础与婚姻自由
- 三、家庭及其主要形式
- 四、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 五、婚姻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 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妇女
- 七、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
- 八、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儿童

科学与技术 (999)

- 一、科学与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 二、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条件
- 三、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
- 四、科学技术的社会变革功能
- 五、科学的认识功能
- 六、关于科技史、科技方法论及科技发展规律
- 七、现代资本主义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 八、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文艺与美学 (1063)

- 一、文艺的本质
- 二、文艺的起源
- 三、文艺的社会作用
- 四、文艺发展与创作的规律
- 五、文艺的人民性和阶级性
- 六、无产阶级文艺
- 七、文艺批评
- 八、美学与审美意识
- 九、文艺工作者修养

宗教 (1159)

- 一、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 二、宗教的本质和根源
- 三、宗教的社会作用
- 四、宗教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 五、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
- 六、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对立

战争与和平 (1242)

- 一、战争发生的原因
- 二、战争的实质——政治的继续
- 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 四、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 五、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
- 六、战争和军事艺术

- 七、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 八、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虚伪性
- 九、坚持和平共处
- 十、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消灭战争和实现永久和平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329)

-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 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和道路
- 三、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划分
- 四、社会主义建设
- 五、无产阶级专政
- 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and 建设
- 七、战略和策略
- 八、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总论

引 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高峰，是时代精神的菁华。她站在时代的前列，面向世界的未来，为全世界劳动人民描绘出理想的蓝图，鼓舞着人们不断追求理想境界的实现。她面对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以她不衰的青春向全世界证明，她拥有智慧和力量，因为她是根植于人类思想的丰厚宝藏。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广泛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不仅深入研究了哲学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历史和现状，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菁华，还广泛涉猎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以致自然科学领域，以人类思想史上的精品充实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的不断总结中，在同对立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在指导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集科学性与革命性于一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首先立足于哲学上的革命，即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彻底改造了旧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因此，必须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理解人的意识，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思想、法律等关系，并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理解社会的变革。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基石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逻辑的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历史上和现实中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即从商品和商品交换出发，透视到了商品这个物中结合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基于这种经济关系之上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目的和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奥秘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基石之一。在对社会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经济地位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找到了现代社会中关心消灭私有制，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的社會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就是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落脚点和目的。在为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广泛研究探讨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科学、教育、艺术等各方面的問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她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协调，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珍惜历史、正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兼容的、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又敢于批判、勇于创新，集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于一身；马克思主义源于社会生活，面对社会生活，又高于社会生活，指导社会生活，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当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和现实感之时，切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论性和历史感，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不了解历史的创新是浅薄的；而当我们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研究历史经验和社会规律时，也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现实感，因为理论不去指导实践，就永远只能是灰色的，而不能永葆长青，历史不去观照现实，就只是一堆僵死材料，缺乏生命力。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片面的、抽象的、僵死的东西，而是辩证的、具体的、活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规律，并科学地预见了社会发展趋向，其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也正在于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式的铭文来牢记，而应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掌握，要在实践中领会，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革命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她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前进，在斗争实践中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倒的旗帜。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争取解放的运动，构成了世纪的主要篇章。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面临新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我们相信，只要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仍将在实践中发展，并为新的实践提供理论的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532页。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

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师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本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

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0—121页。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五十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在六十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在第一国际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在七十年代初，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在七十年代末，实证论者杜林也暂时显露过头角。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2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

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

……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民粹派相似的社会主义派别：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器、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活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最露骨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那种国家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更混乱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向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与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

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

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共和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440页。

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

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方面（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6页。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尚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25页。

法国和英国在1830年以后出现了工人运动，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生动而直接的材料。这种工人运动同其他革命运动有时相似，有时则有所不同；它从本能的暴动走向政党的实际目标（譬如走向宪章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出形形色色瞬息即逝的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当时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

为了从这类运动中了解新的社会实际情况，而不是一时的骚乱现象，就需要一种阐明实际情况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是民主传统的简单补充，也不是对业已被认识的、产生于竞争经济的弊病的主观纠正（这些问题当时有许多人在专心地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的作品：他们通过对立的发展使历史形成的思想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曾最一般地阐述过的那种抽象形式，把它运用于具体地阐明阶级斗争；过去人们认为这一历史运动是从一种思维形式向另一种思维形式的过渡，而他们则第一次认为这是从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向另一种社会解剖学形式的过渡，也就是从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过渡。

这种历史观赋予新的社会革命（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本能意识和它的激昂的自发运动中）的需要以理论形式，而且承认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从而改变了革命的观念。那种曾被密谋团体视为个人选择、任意虚构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人们能加以促进、维护并支持的简单发展过程。革命成了一种政治的对象，社会的复杂状况为这种政治现象提供了条件；因此，革命成了一种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通过旧的暴动策略还不曾想象到的随时变换的斗争手段和组织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情况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附属物，是辅助手段，是赘瘤，是人们应从现今社会中清除掉的祸害，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现今社会的基础，重要的条件和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也是维护并支持社会本身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也就是彻底改革生产方式，才能解放它自己。

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2—13页。

理论概括的主要材料，以及从社会方面给革命的表达提供了动力的东西，都来源于欧洲社会发展的大变动性质的种种条件。马克思主义起源的那个时代赋予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以完全独特的特点，这个时代也在这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上打下了印记。我们可以很容易追寻我刚才所说的给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革命动力的那些基本线索。首先是理论概括的极大程度的抽象力同革命实践的结合。我们都知道，在理论性抽象最高级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命题：迄今为止的科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

界，但是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实践的和现实的倾向，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且，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具有锋芒毕露的造反性质。从思想结构的高级阶段开始，直到其应用于实践政治上的结论，它在实质上是彻底革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在纯粹理论方面和应用理论方面，都是彻底革命的。你们都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灵魂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一反许多人的意见（当我说到许多人时，我甚至想到一些现在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说，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因为在他

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他的学说是，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一般用来称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公式，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代数学，这个公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个神奇的机器，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在它所有各个理论环节（我要再重复一遍）及实践和政治结论环节中的统治，它是最伟大的武器。

尼古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64—165页。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

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发挥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78页。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爱) 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事件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辞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辞句和法律辞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愈来愈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528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

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而不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末，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

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20—21页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535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一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这方面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技术用语，如果总的来说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

服),这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 $\sqrt{-1}$ 的名誉。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

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智及其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世界是经常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的原理,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认为反对现状、反对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末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它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到,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

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他在1842年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服务。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这些思想是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90页。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